

# 黄道周

林跃奇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# 黄道周

林跃奇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黄道周/林跃奇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3.7

ISBN 978-7-5153-1807-3

I. ①黄... II. ①林...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72411号

责任编辑 孙文明

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址 [www.cyp.com.cn](http://www.cyp.com.cn)

门市部 010-57350370

编辑部 010-57350402

印刷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

经销 新华书店

规格 700×1000 1/16

印张 12.25

字数 250千字

版次 2013年7月北京第1版

印次 2013年7月河北第1次印刷

定价 20.00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(010)57350337

这本书把我们带进一段艰难的历史，让我们感悟伟大与高尚。

——杨少衡(作家,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)

读《黄道周》，能激发爱国热情，凝聚民族之魂，抒发中国梦想。

——冰凌(旅美作家,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会长)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战场 .....    | 001 |
| 鏖战童家坊 .....     | 002 |
| 婺源明堂被俘 .....    | 005 |
| 绝食十四天 .....     | 009 |
| 油菜花丛中的笑 .....   | 014 |
| 美人顾眉劝降 .....    | 017 |
| 第二章 漳浦 .....    | 022 |
| 北山守墓得佳配 .....   | 022 |
| 蔡玉卿讲故事 .....    | 031 |
| 为国最善 .....      | 037 |
| 当家师,读群书 .....   | 046 |
| 第三章 朝中 .....    | 052 |
| 斗阉党 .....       | 053 |
| 为善最乐 .....      | 059 |
| 徐霞客千里会道周 .....  | 065 |
| 袁崇焕不可死 .....    | 075 |
| 救钱龙锡 .....      | 080 |
| 辩郑鄮逼父杖母 .....   | 083 |
| 千里追还名砚 .....    | 088 |
| 弹劾杨嗣昌夺情 .....   | 090 |
| 第四章 书院 .....    | 097 |
| “天方盘”推演乾坤 ..... | 097 |
| 榕坛问业书《榕颂》 ..... | 101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大涤书院讲学 .....        | 105        |
| 邨山书院 .....          | 112        |
| 哭帝三日,欠帝一死 .....     | 117        |
| 黄门立熊 .....          | 122        |
| <b>第五章 征途 .....</b> | <b>126</b> |
| 道宗禅师 .....          | 126        |
| 毁家抗清 .....          | 129        |
| 授郑成功收台湾 .....       | 141        |
| 牛头岭首捷 .....         | 144        |
| 婺源河激战 .....         | 148        |
| 信州争夺战 .....         | 150        |
| 星星之火 .....          | 155        |
| <b>第六章 狱里 .....</b> | <b>157</b> |
| 贤臣代他受过 .....        | 157        |
| 北寺狱中书《孝经》 .....     | 163        |
| 洪承畴劝降 .....         | 174        |
| 风动石,风动,石不倒 .....    | 176        |
| <b>第七章 刑场 .....</b> | <b>179</b> |
| 祭黄道周 .....          | 180        |
| 节义千秋 .....          | 182        |
| 死是一瞬,生也是一瞬 .....    | 184        |
| <b>后记 .....</b>     | <b>188</b> |

## 第一章 战 场

001

黄道周

金陵城,东华门外,太阳喘着气爬上树梢,无力地照着萧条的曹街。曹街,如一个风烛残年的妇人,没有一丝的生气。瑟瑟的晨风中传来了呜咽的箫声,这哀怨的声音在空中飘荡。每家每户的窗门仿佛给人拿东西堵上了似的,让人感到伤心、沉重。

一觉醒来,黄道周看见仆人黄忠坐在监房的角落里吹箫,细听,是《别亦难》。

黄道周坐起,抹了一把脸,红着眼,声音沙哑地问道:“黄忠,为何天一亮就吹如此伤心的箫曲?”

黄忠停下来,站起,走近黄道周,伤心地说:“阁老,您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吗?”

黄道周道:“今天怎么了?我们不是按时醒来,太阳不是照样升起了吗?”

“今天,清廷要给您送行。”黄忠擦着泪水,抽泣道。

黄道周朗声一笑:“甚好!我差点忘了,我还欠苏州府长洲老友冯梦龙一幅书法和一幅画。他送我《三言二拍》,因忙于战事,我一直没有机会回赠。快给我研墨。”

黄忠摆出砚台,慢慢地研着墨,泪水一滴一滴地跑进了砚台。黄道周坐在椅子前,提笔蘸墨,眼望窗外,稍作思考,便手不停笔,一气呵成写就了一长幅草书。

写完草书,黄道周又作了一幅画,题为《松石图》。画完,拿起朱印,呵了一口气,在字画上用力地盖上。用完印,黄道周舒了一口气,转过身对黄忠说:“帮我把书画给冯梦龙先生送去。”

黄忠抽泣道:“先生山水人物,长松怪石,极为磊落。”

黄道周道:“书画如我耶,我若书画耶!”

黄忠擦了一下眼泪,叹道:“老天无眼啊!竟然让您这样的人受苦受累!”

黄忠找来梳子,哭着为黄道周梳头。

黄道周道:“你要为我高兴才是,我这是为义而死。我对兄长道琛说过,回顾吾生年以来,未有一言一事内不可告于妻子,外不可告于朋友,幽不可告于鬼神,明不可告于黎民。”

门外,传来了狱卒急促而杂乱的脚步声,像是有人在筑上乱敲似的。

门开了,一群狱卒冲进来。

黄道周从容地站起来,狱卒为他戴上镣铐。黄道周走出狱门,抖了抖身上的尘土,可是没有抖掉。

他仰头,走在曹街上。曹街看起来那么长,像一条没有尽头的江。

清晨,阳光明媚,枯春乏雨。黄道周走在晨阳中,心中的沉重感悄悄地在阳光下蒸发,轻松一点一点地拥抱着他,像母亲拥抱着孩子一样。

黄道周迈着如灌了铅的双脚,脚上的镣铐像个老太婆似的唠叨着。他边走边念叨着:“蹈仁不死,履险若夷,有陨在天,舍命不渝。”

脖子上的枷锁,冰冷地压着他那削瘦的双肩,摩擦着他那如枯木般的皮肤,结痂的伤口又隐隐作痛起来。他瘦弱的身子仿佛要被压垮了似的,但他硬硬地挺着,如一棵青松,如一棵大雪压不垮的迎雪松,挺着胸,仰着头。

黄道周拖着枷锁,面带微笑,在萧瑟的路上缓缓地走着。黄道周感觉就像在重走一遍人生路似的,似乎有什么声音在呼唤着他。他听到了大地响亮的心跳声,他的灵魂随之脱了壳,白色的战马在远处嘶叫着。

黄道周得意地笑起来,双手拂去了枷锁,整了整衣冠,仰起头。

白马飞奔而来,在他的身边停下。

黄道周跃上白马。白马长嘶一声,扬蹄升空,踏云而去,只留下一阵阵马嘶声和拼杀声……

### 鏖战童家坊

南明隆武元年(1645),腊月六日,细细的雪花轻轻地飘着。在广信,被清兵打败的“扁担军”的战士们,穿着单薄的冬衣,冷得瑟瑟发抖,一



个个缩着头，慌不择路地往后逃。

黄道周从后方赶到，一路收编溃散的义军，共得战士一千多人，他与蔡春溶、赵士超、赖继谨、毛玉洁等人商议，决定再攻婺源。

黄道周骑在白马上，看着没有士气的战士们像一只只掉进冰水里的鸡一样，有的空着双手，连支枪，连把刀都没有，像个闲人。黄道周咬了咬牙，叹了口气，暗想：这些士兵都是好样的，他们激于义而战，我却不能给他们应有的供给，只能在精神上再激励激励他们了。

黄道周把战士们集中起来，对着他们大声喊道：“义士们，大家都知道民族英雄岳飞吗？他可是我们福建的亲家，是漳浦县忠孝双全的高东溪的亲家啊。岳飞精忠报国，不惜牺牲，是我们的榜样。现在，我们也是为了救国，既然是救国，就要不怕牺牲。”

黄道周停顿了一下，又说：“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，在南宋末年，有个爱国诗人也在这里战斗过。你们知道是谁吗？”

有人喊道：“文天祥。”

黄道周点了点头，兴奋地嚷道：“没错，是文天祥。文公也是自己招募义兵，在江西抗击元兵，收复了大片的国土。他最后以身殉国，留下了‘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’的千古名句。义士们，我们要做最后的一搏，若是婺源能攻下来，救国就有希望了，我们也将成为大明的英雄！”

义兵们听了黄道周的话，不由得热血沸腾起来，大声高呼：“我们听先生的。”

黄道周大声呼喊：“为了大明，向前，向前！”

义兵们紧跟着大呼：“为了大明，向前，向前！”

呼喊声震天动地，在山谷间回荡，义兵们的士气又鼓起来了。

黄道周下马，摆下砚台，令义兵拿来所有的旗，挥笔写下了“精忠报国”四个大字，然后停笔，长舒了一口气。

黄道周下令造饭。

义兵们饱餐一顿，奔袭婺源。

黄道周骑着一匹瘦得只剩下骨架的白马，走在队伍的前头，他的眼睛陷入眼眶之内，满是红丝。眼神焦虑，焦虑之中闪耀着希望。他宽大的袖子在寒风中飘着，战甲叮当作响。

义军一路奔波，到达婺源明堂里的童家访。见义兵们疲惫不堪，黄

道周下令就地休息。粮草官来报：“阁老，粮草剩下不到三天了。”

黄道周心里咯噔一下，但面不改色，对身边的中书蔡春溶说：“内弟，你以为如何办好？”

蔡春溶上前作揖道：“阁老，可派人催粮。”

黄道周点点头，遂令许应梦前去催粮。许应梦带着印信策马而去。

不久，哨兵来报：“前方有大量的清兵开过来。”

黄道周下令：“义兵们迅速退到山边的密林中。”

大约三千多清兵骑兵，呼啸而来，扬起了满天的飞尘。黄道周一看，全是骑兵，人肥马壮；再看自己的兵，像是墙上的芦苇，东倒西歪的。如何与之抗御。

黄道周看了看从树梢上掉下去的夕阳，对中书赖继谨道：“今晚就在此地休息吧。”

赖继谨传令义军就地休息。

黄道周极度疲倦，一闭上眼，就睡着了。

黄道周看到自己满身是血，被铁链捆绑着，一群人围着自己。一个青头红脸的人拿着一把大砍刀，对着他说：“你的期限已到，我送你上路，你不可积怨于我，我也是被逼的。”说完，大砍刀对着他的脖子砍下去。

黄道周大声呼救。通判毛玉洁听到喊叫声，快速跑过来，一看黄道周闭着眼，知道他在做噩梦，大声喊道：“先生，先生，你醒醒。”

黄道周醒来，见天已大亮，他抹了一下脸。周围的山浮满了浓浓的雾，满山遍野，一棵棵树如一个个穿着白衣的巨人，影影绰绰，又像是一个个拿着兵器的敌兵，向他们扑了过来。

黄道周心里一惊，仿佛有人拿着一片白布蒙住他的嘴脸，使他喘不过气来。

“继谨，这么大的雾，多派巡哨，小心敌人偷袭，中了埋伏。”

赖继谨上前：“阁老，昨晚哨报，郑彩大人北伐的各路军队，皆不战而溃败，我们没有后援了。”

“我们只能靠自己了。你多派巡哨，小心敌人偷袭。”

赖继谨领命而去。

“玄水，昨晚我做一噩梦，甚是不祥。我作一文，攘解一下，消消灾。”毛玉洁拿来了砚台和纸笔，赵士超研起墨。毛玉洁铺开纸，黄道周提笔，

写起了禳文。不一会儿,禳文写成,黄道周递给内弟蔡春溶看。

毛玉洁见文已写成,遂下令准备五牲,预备祭祀。

赵士超点起香,递给黄道周。黄道周接过,举起,低头默念。

正在这时,哨兵来报:“前面有清骑兵百余人。”

黄道周快速将香插于炉中,骑上白马,下令出击。中书赖继谨执令箭督义军鏖战,清骑兵被斩杀十多人,马匹被夺,余兵掉转马头后退,绝尘而去。赖继谨策马向前,义兵群情振奋,要乘胜追杀。

黄道周制止道:“这可能是清兵的哨兵小队,不可穷追,恐怕有埋伏。”赖继谨勒住缰绳,大声喊道:“停止追杀。”

义兵停止追击。参将高万荣不听,大喊道:“兵法云,乘高者胜。敌骑往山上去,随我登山追击。”遂引兵登山追击敌骑。黄道周不得不随之向前追进。

敌兵抄小路偷偷地离开了,高万荣的军队追不到敌骑,停在路上,踌躇不决,像是一匹晕头转向的马找不到归家的路。

黄道周追上了高万荣。高万荣告诉他前方不见了清骑兵队。黄道周大惊,叫道:“中计了。后队改前队,赶紧撤兵。”

义兵赶紧后退,可是后方出现了大队清兵,皆慌张,一个个丢下兵器,四处逃散。后队的义兵见状,以为军队在前方战败后撤,撒腿就跑。

参将黄肃见大势已去,对倪彪说:“前方遭遇强大的清兵,我们快点逃命吧。现在有机会可逃,不走可就没有机会了。”

倪彪拿着大刀的双手在激烈地颤抖。黄肃感到自己的毛发都竖起来了,他东张西望道:“东边有条小路,我们从小路快跑。”倪彪不说话,伏在马上。两人遂掉转马头,丢下士兵逃遁。

义兵们见大将逃走,像是被惊扰的蚂蚁没了蚁王的带领,一个个不知东西南北,乱作一团。

黄道周见军心溃散,高喊:“义士们,不要乱,听我号令,冲出去。”说完,挺剑勒马向前冲锋。义兵们听到黄道周的喊声,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,镇静下来,一个个紧随其后,挺身向前,冲杀清兵,突出重围……

### 婺源明堂被俘

黄道周带着义军冲出包围圈,驻营在婺源明堂里。

稀稀拉拉的鞭炮声钻进黄道周的耳中,黄道周问:“哪来的鞭炮声?”

蔡春溶道：“姐夫，今天是十二月二十四日，那是送灶的鞭炮声。”

“要过年了。”想起战事仍不可为，黄道周不由得有些惆怅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赖继谨上前拱手道：“阁老，战事没有取胜的可能啊，您看我们怎么办？”

“其他两路义军战况如何？”黄道周问蔡春溶。

“目前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。清兵如此强悍，我们这路军情况这么糟，估计他们也好不到哪儿去。”蔡春溶答道。

黄道周无言。

这时，哨兵来报：“清兵提督张天禄率兵五千，协同宁国总兵胡茂祯、池州总兵于永绶、徽州总兵李仲兴、芜采总兵卜从善分三路围攻义军。”

黄道周传令，分兵三路迎敌。

清兵断绝了义军的后路。黄道周见后方敌兵汹涌而来，命令击鼓迎敌，变后队为前队。听着喊杀声，他手握长剑，要蔡春溶把军队中所有的牛马集中起来。

战士拉来了八只牛和七只马。黄道周下令在马头和牛头上绑上尖刀，在尾巴上绑上草。“成败在此一击了。我们跟在牛马的背后冲出包围圈。”

黄道周让战士把草点燃。火马和火牛直向敌人的阵地上低头冲去。清骑兵被着了火的马和牛冲击着，前面的骑兵都被撞倒了，马和牛从他们的身上踩过去。清军战马受惊，掉头狂奔。火马和火牛冲出了一条道路。

义兵们见状，士气大震。黄道周令旗一挥，喊声四起，战士们如猛虎下山一样，向着缺口冲过去。清兵见义军向着缺口涌过来，很快与义军又绞在一起。双方杀得难解难分。

正在这时，义军背后又出现一支清军。义军腹背受敌，本来就中气不足，这下子就如在旋风中的风筝一样。清兵越来越多，像不断聚拢来的蚂蟥，义军全部落入清兵的包围之中。不管黄道周带领的中军怎样左冲右突，也无法冲出缺口。清兵把义军围得像土楼一样结实，黄道周的中军失去了突围的机会。

黄道周见大势已去，败局无法挽回，他长叹一声，下马，从腰间解下招征印及隆武皇帝所赐的良弼印，轻轻地抚了一下，对身旁的中书陈骏

音说：“速回三山，把印信交给隆武皇帝。国印重要，千万多加保护。”黄道周又拿出一个包袱，递给他。“这是我近来写的文稿，你是铜山人，若回家，一定要交给你师母刊印。”

陈骏音跪下，双手接过：“弟子必当拼死保护国印，请先生保重。弟子不能在身旁保护先生，先生可要当心啊！”

黄道周扶起陈骏音。“你放心去吧，告诉皇上，我黄道周生为大明臣，死为大明鬼，决不投降。”

陈骏音三叩头，起身，换上清兵服装，跨上战马，绝尘而去。

黄道周脱下战袍，拿起毛笔，在内衣上写下“大明孤臣黄道周”。写完后，他对蔡春溶道：“我若死，以此寻我可也。”他又让每个义兵在内袍写上自己的姓名。

黄道周跨上战马，举剑高呼：“义士们，杀出去！”黄道周策马向前，义兵们拼力向前冲杀。飞箭如雨，冲在前头的义兵纷纷倒下。

黄道周命令再次击鼓。这时刮起一阵大风，黄尘黑压压地向义军扑来。随之，飞箭也一支支地刺进了义兵们的身体。冲在前面的义兵不得不向后退，紧跟在后面的义兵向前冲。义军互相踩踏，死伤者无数。

黄道周见满地的尸体，塞住了前进和后退的路。他长叹一声：“天要亡我啊。”遂下马，手拉战马，执剑向前。蔡春溶、赖继谨、毛玉洁三人在黄道周左右，执刀与清兵刺杀。清兵阵中大喊：“黄道周，放下武器，给你活路。”

正在这时，清军背后有了骚乱。总兵张天禄问道：“为何骚乱？”哨兵上前报：“总兵大人，赵士超带着数百人来救黄道周。”

张天禄笑道：“放他进来，全歼他们。”

赵士超骑马挺枪冲到黄道周面前，叫道：“阁老，我救你来了。”黄道周等人上马，要冲出包围圈，但是清兵斩断了五人马匹的脚，五人从马上摔下来。

黄道周等人急忙站起，五人背抵背。黄道周喊道：“宁可死，不要降。多杀一个，为国多出一份力。”

张天禄嚷道：“抓活的，元帅重重有赏。”

清兵人多势众，把黄道周等人团团围住，像个铁桶。拼杀中，黄道周他们的兵器皆被清兵击落。

清兵们一个个喜形于色，叫嚣着，用绳子把五人捆绑起来。

黄道周破口大骂：“你们为什么不杀了我？”

张天禄笑说：“黄阁老，明朝都灭亡好几年了，你还在为那小南明事，把自己搭进去不算，连弟子们也一块儿搭进去。你若投降大清，我相信你一定有大官做的。好好的官不做，却要当断头的亡世之臣，真是不可理喻。黄阁老，你归顺朝廷吧，朝廷得到你这样的忠义之士，胜过攻下了数十个州县啊！”

黄道周眼睛冒火，一时间竟找不到话来回答。

黄道周和四个弟子被押上马车，送往婺源。

有人在唱铜山歌册，歌声传入黄道周的耳朵：“夫君带领扁担军，征南征北为朝廷，此举没有回头路，夫君放心去，老身终会育儿女……”那是谁呢？是夫人蔡玉卿。蔡玉卿边唱边用她那柔软的小手拉着黄道周的手，黄道周没有言语，泪不知不觉地流了出来。他微笑着，内心的痛苦无法言说。把四个儿子托给妻子一个人，他不放心，但又有什么办法呢？难道自己还有回头路吗？玉卿已唱得明白了，她是支持自己的，她的支持比世间任何东西都值钱！如今，自己最好的朋友倪元璐不屈服，在京师自缢，全国一片赞叹之声。董其昌、钱谦益降清，骂名满朝野。我还能偷生吗？我若偷生，我就不是黄道周，黄道周也就不是我了。

黄道周正在遐想之时，清兵呵斥他们下车。下了车，黄道周等人被带到一间房子里。房间里摆着一桌丰盛的食物，一个穿着清官服的人走进来，行礼道：“弟子黄澍见过先生。”

黄道周冷着脸不言，别转脸去。

黄澍礼让道：“先生请入席。您已多日不食，请治治饥，好有精神与敌人斗。”

黄道周不坐，站着骂道：“谁是你的先生，你这猪狗不如的东西，我是不会食无义之食的。”

蔡春溶等人为先生的话语所感动，偷偷地流着眼泪。

赖继谨独自一人坐在桌边，边吃边喝，笑着对蔡春溶说：“哭什么，老师活着，我们就与他一起活着，老师死，我们相随，这是很幸运的。大家饿着肚子怎么抗争呢？”说完，他又自顾大嚼起来。

毛玉洁看了，冷笑一声道：“敬儒，你是三代没见着好吃的东西吗？怎么还有心情吃东西。”

赖继谨笑道：“渊水兄，你说错了，我吃饱饭是为了更好地战斗，不吃饭哪有力量跟清廷斗。”

“你说得有理。”说完，赵士超也带着镣铐坐下去吃饭。

黄澍见黄道周仍不进食，走过来，红着脸劝道：“先生，不要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。您多少吃一点，不然连路都走不动了。”

黄道周道：“我自抗清那天起，就把生命给忽视了。我为有你这样的同姓感到羞愧，感到耻辱！我平时教你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，贫贱不能移，此是大丈夫也。你现在连只狗都不如！”

黄澍讪笑道：“先生，我这也是为生活所逼啊。我家有父母，妻儿一大群。我不能尽忠，如果尽了忠，我死了，家人没人照顾啊。在这乱世里，我只能以这样的乱世形式来尽孝，乱世必须要有乱世的求生法则。先生，我也不想这样，可是我是个微贱的人，我得为家人考虑，我得先尽孝。这也是您教我的啊！”

“既然为生活所迫，你无法尽忠，那你就更应该来劝降我。难道你不知我心吗？你这样做是对君王不孝，对老师不孝，你还敢说是尽孝吗？”

黄澍满脸通红，冷汗直流，小声说：“先生，你就多少吃点儿，算是看在你我师生一场的份上吧。”

黄道周微微动了动嘴角，用犀利的眼光盯着黄澍。“你我已无师生之份了，君子哪能为一顿食所动，又哪能为一变节者而改变自己的忠诚呢？”说完，黄道周拿过一把剪刀，断袖，昂头走出门去。

黄澍铁青着脸，手执断袖，僵在那，望着黄道周那清瘦而挺拔的背影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### 绝食十四天

“姐夫，吃点东西吧，你一天粒米未进。”蔡春溶对躺在车上的黄道周说。

“不吃，吃饭对我已经没有意义了。我用《易经》推演自己六十二岁而亡，现在是应验的时候了。”黄道周闭着眼说道。

“可是你知道清廷什么时候会杀你么？还是吃点吧。”蔡春溶说完，从赵士超手中端过碗，用汤匙舀了一勺稀饭，送到黄道周的嘴边。

黄道周紧闭着嘴唇，眼皮抖动了一下，并不配合蔡春溶。

蔡春溶把汤匙放进碗里，汤匙轻轻地敲了一下瓷碗，发出清脆的叹息声。

赵士超端着碗坐在一旁，担心地说：“先生，你不吃，我们可是无力和清廷抗争啊，自己就先把自己打倒了。”

黄道周用同样干枯的声音说：“君子岂能为一口饭折腰。宁可饿死我也不食清食。”

“清廷的东西一口不吃，看来先生要当伯夷、叔齐，不食周粟了。”赵士超自言自语地重复着黄道周的话，摇了摇头，走下车去。

四个弟子想不出办法让黄道周开口吃饭，每天只是端着热水让他喝。黄道周喝完热水，也不说话，躺在车上。车一直往北开，日出日落，时间在车轮下辘辘地逝去了。黄道周已经绝食十四天，十四天中他只是喝热水。学生们有时候也弄些热米汤给他喝，但多数情况他是喝了一口就拒绝再喝。

“此番我是抱着必死的信念，我以绝食来表达心志。伯夷叔齐不食周粟，忠于君王，我黄道周熟读孔孟诗书，娴熟朱子理学，岂能无此骨气。”

蔡春溶微笑道：“姐夫，我们可是要跟清廷斗法的，你空着肚子怎么斗？你也要吃些五谷杂粮，才有力气说话啊。漳浦风骨也是要用五谷杂粮来支撑。”

黄道周冷笑了一下，微声道：“不食清粟，我一被捕，这个信念就在脑中形成了，你们别想说动我。”

蔡春溶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姐夫，你已经瘦得不像人样了，吃点东西吧。说不定我们还有离开的机会呢，我们会重新扯起抗清大旗的。”

黄道周道：“若有机会，我还是跑得动的。”

蔡春溶道：“你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了，还能跑得动？”黄道周嘴角露出笑意，不说话。蔡春溶端着冒着热气的米饭离开了。

黄道周瘦得只剩下孔孟文章了，他躺在车上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
清兵头目来了，看了看黄道周，见他脸上无一丝丝活着的信息，对蔡春溶说：“你家先生看来是不行了，该准备后事了。是他自己不想活，没有人逼他。”

蔡春溶心里很着急，找其他三个同窗商议，但八目相对，一点办法也没有，各自长吁短叹一番。



毛玉洁流下眼泪，哽咽地说：“难道，我们就这样坐等先生饿死吗？”  
“再想想吧。”蔡春溶叹了口气。

一天，天刚刚亮，四个弟子在宿营地睡醒，他们盯着黄道周。黄道周已经进入迷茫状态，昏昏迷迷，像是个得了重病的人一样。

赖继谨对蔡春溶说：“我们给他灌食，强逼他吃下去，必须让他活着。”

赵士超摆了摆手道：“那不行，那是对先生的极大不尊重。”

赖继谨说：“我们把肉汤放在杯中，骗他张开口喝水，一口气灌下去。不救他，他恐怕活不了，那才是对他的最大不尊重。”

“这话有道理，就这么办吧。”蔡春溶说。

赵士超从外面端进来一碗肉汤。

蔡春溶道：“我们先跟他说话，等他开口，用汤匙顶住他的嘴，把汤一下子灌下去，动作要快。”

四人商量好办法，就进了内屋。蔡春溶跟黄道周说话，赵士超见他张开口，迅速把汤匙顶住黄道周的嘴。黄道周用手去抓，毛玉洁抓住黄道周的手，赖继谨快速地把一碗肉汤灌进黄道周的嘴巴。只听到咕咕的声音，一碗汤全进了黄道周的肚子。

赵士超舒了一口气，拿出汤匙。

黄道周咳嗽了几声，接着就骂道：“不孝弟子，你们陷我于不仁不义！”

蔡春溶道：“看着你饿死，我们才是不仁不义。老师，你教导我们，不能对老师不尊。眼看你就要饿死了，我们不救你，那才是对你的不尊重啊。”

黄道周无话可说，只是喘着气，干呕着，但呕不出东西来，他的胃肠太需要食物了，汤一下肚，就像一滴水掉进沙漠一样，全被吸收了。

这一天，弟子们心里有了一丝的宽慰，因为他们看到黄道周的面色有所缓和，像是从死神手里跑了出来。囚车向着应天府（金陵）继续前进，车轴发出吱吱的声音，像是送丧者的哀号声，把人心都碾碎了。

押送队伍来到余杭的一个村落宿营。夜，死沉死沉的，连狗叫声和鸡鸣声都没有，人睡得死沉死沉的。

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赵士超起床，想着如何解决老师绝食的事。他